柯山集

附拾遺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柯山集

附拾遺

（五）

張耒撰

柯山集卷三十六

論

漢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爲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而王之天下未以爲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于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比孤囚侵奪困苦僅免于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于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大有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功其驍勇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于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婦之提嬰兒如是而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

君邀功驕蹇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于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爲孝宣無負于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爲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者誰不爲霍光痛心哉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爲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爲之哉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于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于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攷也

漢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滔滔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因持重而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眞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者也苟以是爲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

謂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踶不可矣。求其無奔踶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于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刼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私。其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刼而無私意矣。仗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傳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强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主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于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唐代宗論

予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爲吐蕃所驚。逃奔于陜。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予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獷也。與之較理。則彼異類也。其乘氣而兇悖也。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陜之後。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

高臥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焉。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于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揜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己聽之。惡載之甚而誅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爲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唐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强僭。有鞭撻海内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衛。以從事于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于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强藩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内略定。二帝于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反也。蓋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眞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强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弊于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莽爲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于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爲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庸倔强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王承宗

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已而己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李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忌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震于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磔嬰兒。則貢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唐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强而不我若。而所大患者。與之爲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有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擾。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于不可知之閒。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計。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致爭于手足之間。而獨徘徊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知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于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面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之强。親冒矢石。與唐人從事于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代勝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返。而勝者激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

其志至于莊宗力戰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于楊劉德勝之間蓋嘗蹙而不振矣其後郭崇韜爲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于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爲用此擣其虛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于段凝之區區何異夫披心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莘劉鄩越黃澤乘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趨汴之策也彼鄩以爲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成彼誠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其決策不顧以趨太原而以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爲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蔽其所忌故莊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戰從之者此之謂也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于賢己者宜若怠惰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于天者莫不有極强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嗚呼怠惰而無志不猶愈於禍歟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純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其爲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爲德不及於聖人耶不猶愈于敗乎夫

烏獲之力至于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脅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爲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爲不能定遷則其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爲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予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歎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于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說者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予不知二人者果能爲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于仁義也或曰天下之士不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爲聖豈好高而爲之哉其中之所有與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爲之哉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爲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臣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于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于知人也

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起之爲人也。明厲而不達于變。從事于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爲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爲載書。叙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于物。則吾之所爲。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于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守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厭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顧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日夜趨于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于公戰。怯于私鬬。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于公不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强。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王。自商君啓之。而世之議者。以爲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飲食。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

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于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于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于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爲旦夕之謀。揉伏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于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强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爲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爲。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齊肅其怠惰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徭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怨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于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者。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陳軫論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于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爲力勞。何也。蓋遊說不可取必于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于縱。張儀必于橫。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叛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爲縱。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下嘗見爲縱之利矣。一日而散爲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敝也。縱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遊說以非之。是附其所不親。橫者不敢縱。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

而强詞以亂之。是讒其所不怨。附其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也。讒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未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也。天下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且夫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兄弟者不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瀕于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竟以免。故縱橫危道也。常負天下之責。縱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縱橫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縱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爲說不勞。而其身處安。故軫者、說士之巨擘者也。

應侯論

吾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其困苦展轉。既瀕于死。而求報于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愼重周審。不敢輒發。非如朝遊夕說之士。徼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出于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于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當秦王之心。而自顧以權勢已成。因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雎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之序雎事如此。乃言雎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雎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處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

之者。知徒嬰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之親。非獨取患於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雎之入關。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爲計如此。萬一有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之。何所不可。而遽爲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于宮闥之禁。所以自衞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揚子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柯山集卷三十七

論

樂毅論

吾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謂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于兼幷。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即墨。謂明信義于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爲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而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于情實。則毅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于外。親所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敝。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少勞矣。故頓于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毅之計。而騎刼代之矣。由是觀之。毅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攻毅之用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收民明信。而有意于王業之事也。且毅嘗一至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于燕。而下七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死于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仇。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爲計。必不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即墨。單善爲兵。故

其守卽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士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毅事未始有此故予皆不信之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勤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爲是故罪至於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爲恩而鄉閭之鬬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爲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强以爲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顧若是悁然而已哉彼誠以爲事至于可以不爲而無我責而我偲偲然求爲之以爲功則夫世之求爲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于樂而後爲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于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恆弑其君則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强也門人有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加我以惡則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直復怨則理已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爲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眞仁義者也以布衣遊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魯連之所以爲賢歟嗟夫魯連之所以爲賢乃其所以爲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魯連者獨不能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免于不

義。必自魯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如魯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爲僞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强仁義以爲賢。而不捨仁義而求自便也。不强以爲賢。故爲善者不難。不捨以爲便。故不爲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爲。而爲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而後之愚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爲不可易也。

田橫論

予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曰。予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于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出則起而爲亂。蓋其素所蓄積。未嘗不在于亂。特因事而後發。而攷其本心。蓋亦如田橫之所恥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羣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感懷天下之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耳。故怏怏以就北面。乃其所甚恥。而禍亂起于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予觀高祖之時。韓王信反。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謀起于長安。內外搆禍。高祖奔走不息。而追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祼將于京。商士從之矣。而況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

文王之際異矣。

魏豹彭越論

予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恥囚虜、以至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之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放滅。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予嘗疑漢之于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曰。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時。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爲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挺驅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爲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也。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幷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于二人者。何啻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留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強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爲虜而不恥者。其心猶冀萬一有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況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而爲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

而臥也。昔楚王田于雲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飢而休。驅而逐熊。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熊。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鍊之戈。當虎之衡。虎食熊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之也。非有怨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熊。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熊。非爲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爲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不爲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爲我用故也。三人之爲我亡楚也。非爲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爲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無事。猶狠顧其上。況削之乎。故高祖于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亦反。削之亦反。四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予悲高祖于此有不獲已焉。

蕭何論

高祖論蕭相國爲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爲諸將百計諭曉。卒以何爲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爲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爲之。則必以爲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爲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乃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閒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于何之心。則

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務以逆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絳侯。其心未免于疑。如高祖之于何也。雖然。絳侯吹簫之羈民。其驍武勇鷙。疑其恃功而喜亂。恐其甚疑而逆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其天下。可以無疑而敭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祖過矣。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辯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于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無所顧于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辯。彼將悍然而不信。蓋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于理有所不畏。然至于心之所不樂。亦不爲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時必有以不義而止之者矣。而莊公卒爲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于潁考叔爲一言于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爲孝悌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今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禮樂孝悌而不喻者。然退而視其所爲。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不免于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辯折而服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若是矣。彼高祖之爲人。出于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于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于片言

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爲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于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攄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爲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爲智歟故折人以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于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于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氏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已甚危矣彼方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蓋人以爲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爲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陳平論

吾觀陳平使人刼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竊歎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于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爲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刼之豈不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爲是之區區者其心不能無疑于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于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而不悅周公詳說而宣諭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悅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爲不可及也哉

平勃論

吾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才。其謀謨勇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于此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提祿、產之庸人而王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其智謀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者。夫以陳平、周勃之才。而馭呂后、祿、產之庸人。此無以異于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恇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爲自安之計。以固呂后危疑之心。終呂后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祿、產。何其多憂自重而不敢易之。蓋如史之所載。謂陳丞相使人劫酈寄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呂祿從之。太尉以節入北軍。而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心。既得北軍。又不敢倡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氏之變而後動。此三者。予未嘗不竊疑之。夫呂祿之棄北軍。無以異于遇盜而使之束兵也。則陳平之視祿也。亦易矣。然猶委曲迂遠。使其親戚劫之以利害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徬徨于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其所爲。亦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于爭天下。謀項籍。而怯于此也。蓋嘗爲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攷其所爲之故。則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于中原。其初非有所憑藉也。特徼幸于一戰之間。此其所爲。不得不出于果敢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于百戰之中。困辱傷

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匹夫馳騁徼幸于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爲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存亡、無乃甚可惜哉。曷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延委曲。待其敝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賈。見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能遠也。惴惴乎畏失其所愛者也。夫山林之盜。出入于險阻之閒。晨夜而不顧。彼以爲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於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爲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已之計也。

衞青論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不足於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爲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爲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爲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于取名驚世。或者能之而有不爲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於上。其于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爲。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爲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爲諱不言。青知揖之重于拜。權足以報敢。而爲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絕口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灌夫、籍福之歡。而爲決意斬伐者之所爲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爲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

士。常鼓舞于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於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爲。天下之乾勇者好也。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皆若其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爲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仗節死義。則憚汲黯。用兵決勝。則忌青。然則爲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柯山集卷三十八

論

司馬相如論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爲正諫。咈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遊梁。羈旅不偶。亦思泰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于利者也。其後爲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爲諭蜀。而實以風。夫既已開其利于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然。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亦自以慕藺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特遷自言爲李陵辯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于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慕焉。遷之爲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于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爲遷言。故于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爲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辯之。如此。幾

于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夫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己于禍而拳拳于妄子遷亦淺矣。遷亦淺矣。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爲書。敘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荆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攷信。以嬴既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爲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刎以浮詞。以首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予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其國而讓爲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荆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攷嬰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鬬爭于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于書。而遷敘聶政、荆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敘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足信。而忘其事之爲不足錄也。

趙充國論

予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未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略。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於功名。而不肯爲徼幸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爲。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舍是未有肯妄動

者。夫提兵決戰。斬級捕虜與敵鬬。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國救罕开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掊之于覆亡。乃徐待其熟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力戰決死爲必敗哉。以爲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予嘗怪武帝用衞青、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踐蹂匈奴之强。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漠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爲之將帥。致頡利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竟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虛。李靖以五十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强。而不能致奴匈于弱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强。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衞、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句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句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戰爲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衆。至百計蹙取。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以爲此用兵之法也。

陳湯論

予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夷

狄有奇其功憤其爲庸臣所詘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加尊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頸梟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爲國者之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以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褒顯之而無疑下不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爲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忠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丙吉論

丙丞相爲人至深厚也予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于其所急而一時際會于他人之力亦

可以爲徼幸矣。謂之眞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徼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爲長者。遂不敢以爲出己。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以能歸功于君。其善徼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爲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徼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爲內丞相恨也。

游俠論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己。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齷齪守常。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謂宜斬莽使。脫寬于死。身自亡匿。或者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卽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偸畏懦。閭里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威畏。誰非護者。班固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糞土之餘也。何足道哉。

王鄭何論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清忠與之。而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爲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爲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德爲世所賴。得我則存。非我則

亡。我之所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爲不仁。而有小不善于仁未害也。予觀王祥、鄭沖、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君子可也。然爲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室。卒導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愼君子之所忽。而當事則爲小人所不忍爲。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在邦在家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似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世仁賢君子之名。而或屈于董賢。或迫于王莽。使爲姦者反依之以爲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爲亂。獨憚大將軍與汲黯。畏衞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正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姦。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珊璉。園林鴻鵠者。此數子之謂矣。

張華論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臣孽后。切齒于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智。寧不知此。而爲是言何也。夫華爲之亦死。不爲亦死。儌幸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爲者矣。與外臣爲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爲怨。則强王將以仗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既無棄屣之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置。已有遯尾之厲。嗟乎。華于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爲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知不免者也。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爲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

優游卓之守塢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徼幸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悲也夫

王導論

予觀王導之爲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尙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若是者必速强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必爲大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無內亂夫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鬬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鬬而不下人大國之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旣死姜維恃其餘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爲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權旣死而規略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肯俯仰畏縮爲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鬬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悔其弊也內之强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亡何則內有强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未去則去之也難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于江東所以立國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爲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羣雄並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圖功利起怠惰收蓄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勞苦往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顧爲此豈其才不足與或者曰導之意以爲限長江而與關洛交兵相元帝而與劉曜石勒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外裔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爲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紛而爲保國之計苟無後世不遽亡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蘇峻之內侮桓溫桓玄之偪强大則君

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于陵夷甚弊之後此固導之深圖也齊之政强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猶爲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救之也唐之爲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舍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于其仇度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圖存于可爲之時者得罪于通可也忠亦不足爲矣

裴守眞論

先王之禮不明于世日以廢壞遂至于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于諛夫盜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于禮樂之際齋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凶咎從之而使後世之汙君習于安樂驕傲者勉而爲之其欲捨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怠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爲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與乎秦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與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爲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于叔孫通之徇其君予讀裴守眞傳守眞善容典爲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令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

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爲起。守眞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眞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爲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闥之玩。仙美鬼怪可駭之物。雕韋織毳。非法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源未有不起于好便安者爲之也。夫一守眞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官。則知史說偷風薺俗。相扇而不知恥也。可勝嘆哉。

李郭論

雄傑好亂之士。可服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爲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愼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僞遊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服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賊百鬬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服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爲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予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主于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服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詭道之常態。意其人

必雄悍驃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膝。獨爲尙父屈歟。此于服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韓愈論

韓退之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爲三國。又列爲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南蠻輕淫靡嫚之風。亂以西北悍魯鄙悖之氣。至于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貞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荒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貞元中獨卻而揮之。上窺典、墳、中包遷、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于聖賢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于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于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刑政。所謂教也。而出于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于性。性則原于天。論至于此而足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于言者歟。

柯山集卷三十九

議

文帝議

予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于南越。遣陸賈奉璽尺之書。馳一乘之傳。曰。今兩帝並立而無一使相通。是爭也。未嘗怒其爲帝而佗心感竭誠屈伏自痛。不須臾而去其僭號。諺云。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逼我。而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自張于國人。而意亦且少申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爲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于國。退而視其黃屋左纛。非甚童騃。必且以爲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無用。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恨去之不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其智可謂絕人矣。是合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故卒文帝世不反。孝文之術。每務出此。而賈生者。乃欲以改正朔服色。盛言歲賂匈奴。爲倒懸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爲兒子之論而不信也。

平江南議

予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于李氏。乃獻浮梁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予嘗憾焉。若水、李煜之

臣。叛其主而來。且不當受。況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藝祖西平巴蜀。南朝吳越。威德譽振。而李氏自周以來。國蹙民懼。亡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郡。大治舟師。順流而下。由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策。而用此姦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易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義。予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君臣當望風嚮義之不暇。豈不偉哉。惜乎。當時在廷。無爲此言者也。

韓信議二首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予曰。韓信爲高帝將數年。當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武涉、蒯通之邪說。信無所顧。召之而至。令之而行。何爲不服。然則何爲卒反乎。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爲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夫僞遊雲夢而執之也。夫僞遊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快快北面而薄其君。以爲不足爲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理則不可。夫以下俚市井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其計出于謀臣。則君臣皆輕。是不反何待。然則爲高祖者奈何。必待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過數年而定。一僞遊而縛韓信。自爾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

自古士有所負而功名見于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寶鏌鋣之利者。不以試薪。售和氏之璧者。不以登門。彼皆不求人

而人求之。若不得已焉而後卽之者。亦明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于求顯。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爲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其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臥于隆中。其主就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于强敵。彼孫武求試兵法于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蘊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楚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所必至也。又何怪焉。

老子議

夫人之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于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爲畏死耶。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夫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于滅盡而後止。則有常有司殺者殺之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私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未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

殺者殺之。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生死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說

詩雜說十四首

衞武公于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蓋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可以免于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稗。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昄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于恢大。幸而治得于內。則土宇廣于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略。建侯之數。過于商之末世。而攷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得于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于內。則人相與攜持而去。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曰日闢國百里也。蓋土宇昄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教民食。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蓋免于死之謂生。免于仆之謂立。食而後免于死亡顛仆之患。則后稷之于民。實生之者也。

生人之道尙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尙潔。故文王之廟曰淸廟。禦侮之道尙肅。故宮室之牆曰蕭牆。明不蔽也。淸不汙也。蕭不亂也。

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

有客宿宿。一宿爲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再宿爲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夫如是而猶欲縶其馬。既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爲在此無斁。而周之臣子爲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

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武王之事。既成而見于樂。則大矣美哉。執競不足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爲用者。道其事則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治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渙。然則承文、武之緖。而天下猶有泮離渙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洋溢滂肆。至於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尙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爲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爲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于學之故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慦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之聖。出于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公固不悅之矣。召公且不悅。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于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蓋舉朝廷而刺之。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爲成王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卽政。溢者未收。泮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大武。則成王既除喪而卽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矯矯王之造。夫成王寵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矯矯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于是成矣。蓋治至于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於可以卽戎、而後爲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之征伐。其見于書者。伐奄伐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于禮者尙德。用于戰者尙才。故也。思馬斯作。作者、用馬也。故曰作。用者、習戰。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駑馬也。故曰徂。言姑足以行而已矣。駑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曰有騵有魚。豪骭曰騵二目白曰魚。騵則無取于良。二目白者、目病也。是謂四種之馬。

天下之亂。起于無禮。無禮起于衣食不足。衣食不足。起於經界不正。井田不均。溝洫不脩。田事不勤。先王

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之際。故其于省耕勸農之事。常首先天下之政。故成王之涖政也。召康公戒之。其急必以民事。而公劉之詩所述。其先不過乃場乃疆。乃積乃倉而已。其後周遭變而述先公風化之所由。而爲七月之詩。其急不過授衣以備寒。舉趾以歷田。備事之細。至于採薪剝棗。朱裳索綯之煩。其候時之謹。至于秀蘀鳴蜩。斯螽蟋蟀之細。則夫先王所以推本而要以成天下之務。雖至煩而不厭者。誠風化禮義之本。莫不出于此故也。予嘗攷信南山、大田、楚茨之詩。刺幽王之失政。推本其故。以爲田萊多荒。其陳先王之盛時。上勤于卹農。下力于治田之際。自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而中陳祭祀賓客之儀。俎豆禮樂之備。至于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曰。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信南山之所陳。始于禹之甸南山。曾孫之田原隰。廬立于中田。瓜植于疆場。次之以清酒騂牡。以享于祖考。而終于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大田、甫田之所述。其初自于曾孫之能勸其民。而農夫之能聽其上。不怒以交其歡。饁之以致其厚。而終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夫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祖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來出于倉庾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脩。勸相之時。而後乃及于禮樂祭祀之事。蓋衣食不足于下。則禮樂不備于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作。夫惟田事備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樂興。和樂興而人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審乎治亂之要。而後其言之序如此也。而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遣之也。其戒之以王釐爾成。來咨來茹。遂及于暮春新畬之事。來牟康年之祥。錢鎛鉏艾之細。蓋治其國者。其要莫急于此。則王之戒。略于庶事。詳于農事者。由此故也。雖

然豈獨成王爲然哉蓋自先王以來未有不如此者高宗之戒諸侯也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夫建天下之諸侯飭來辟之歲事而止于稼穡之勿懈豈非事之所當先者歟夫惟王之所以戒諸侯者莫不首于農而五載而巡四岳其較諸侯之善惡以觀其國之治亂而制吾之賞罰也其慶始于土地闢田野治而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未與焉其罰之也始于土地荒蕪而遺老失賢亦未與焉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于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于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概可見矣魯侯之頌也始于駉而駉之美首于務農重穀次之以有駜之美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則夫成王高宗汲汲于此不亦宜乎夫始之于農教之勤而終于有年之慶者誠以諸侯奉上之先務在是故也由是觀之則周之戒諸侯未嘗不然非獨臣工如此也

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焉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爲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也兵敗禍結國勢危蹙此兔爰之所以閔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有蓷所以閔也國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蓋君子猶未去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甘爲勞辱而不恥耳未至于大亂何遽閔之哉答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于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爲盡心未害也至于君子不爲盡心苟求免于饑寒熟視其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彼皆恥之而甘貧賤誰與圖其國乎不亡何待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傷而閔之也彼黍離兔爰中谷有蓷之亂使有君子其至是乎

諱言說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顚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奧移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惟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說原注爲紹聖而作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時固寵恃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于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

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太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足以持典型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昏淫于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黑白者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虛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于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妒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亂原說

國家之亂常在夫違理害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處之不懼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培壅將使爲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也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過矣然人主安之而不忌信之而不疑卒至于大亂而自亡此豈非天相之哉唐之高中制命婦人一奪其國一殺其身明皇玩異類而胡羯猖狂身播國屯德宗輕于用兵濱武不戒而叛臣內侮禍連不解文宗知人不明信用狂妄欲求大功卒成甘露之禍凡百君子見本可以知末觀微可以知著蔡景之淫亂子產曰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子產豈求之他哉

柯山集卷四十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兼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于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益。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捲旗棄鼓。裹創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于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歛藏其英于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于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兼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于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輻轂。巨細强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予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予。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于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予輒不樂。予問其故。秦子曰。予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隨至。異時一身資養于父母。今則婦子仰食于我。欲不爲吏。

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予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兼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于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于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于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某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某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能官四明。道楚。某又獲見。某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議論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皆然。不敢有請于先王。而蘇先生一日言于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某、蘇先生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怪。庚午某臥病城南門。無犬雞。晝臥愔愔。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曰見病有閒。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于此何也。然端叔與予外家通譜。于我、舅行也。豈其出乎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予言爲贈行。予在交遊中。已號爲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敵

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彼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敵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什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于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于世。不在中國。必在外裔。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苻石騖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祥。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敵衝也。其容有悔乎。某頃在洛陽。與劉幾老語邊事。幾老將也。謂某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蔬惡。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爲者也。眞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烝以贊子

矣。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于爲吏。不苟于其職。嘗主簿于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岡。予舊與之相聞。而來黃岡也。予方坐事屏居。而熙老獨喜從予遊。予謂之曰。予棄人也。又負罪于有司。子與罪人遊。且累君。熙老不謂然。尤喜予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予年老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梗。熙老所求。十不能答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倦。夫人之好惡不可解如此。居黃岡無數月。又遷蘄水丞。將去黃。求予言贈其行。予爲之不能無言。曰。子盍觀于貨乎。所操者愈奇。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處。終日寂然。其隣里莫知也。而持盤賣餅兒。日一操盤而出。自譽其貨呶呶也。十人之聚。則往卽之。自旦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之外。則偃然有過望之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强學。其所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好學愈勤。樂善愈富。爲吏而有賜于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則將名譽充于四海。出入紫闥。訏謨黃閤也。可跂而俟也。敢以是爲遣行之言。

曹昧字昭父序

大梁曹昧泣涕告予曰。我不幸蚤孤。既長而族人言爾先人名爾昧字爾曰昭父。予實用之。而未能言其說。子盍爲申言之乎。予曰。昧之必昭。譬之夜必有旦。晦必有明也。莫或使之。而理未嘗不然。其在人則善

惡是已爲善于家而受爵于朝車服以旌之名號以表之爲不善于幽而刀鋸斧鉞從之其始也人莫或知之而其著也莫之能掩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子先人之訓子至矣予雖欲言之何以復加子敬之

湯克一圖書序

甥湯克一夢人授圖書凡三十有一體大抵皆其姓名字變易迭出頗奇惟古人有言夢者想也形神所不接而夢者因也夫因者想之變其初皆有兆于予心遷流失本其遠也已甚故謂之因然其初皆想也而世不能明其故以所因者爲非想而得夫使如至人之無想歟則無夢矣豈有有夢而非想者哉予見爾之好圖書幾癖矣心思手畫惟怪之爲求則其夢授于異人何足怪哉好射者夢良弓好樂者夢奇聲何則志固在是也爾以爲是三十一圖書者皆非平日之所思則正昔人之所謂因者也精神遷流何怪不有古人或以攷吉凶明將來三十一圖書曷足怪也哉爾以是思之將復有得矣圖書之名予不知其所起蓋古所謂璽用以爲信者克一既好之其父補之愛之尤篤能悉取古今印法盡錄其變謂之圖書譜自秦漢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爲人篆印璽多傳其工有自遠求之者數爲予言予不省之獨愛其用心不侈致精于小事末務故併錄焉

祕丞章蒙明發集序

古之論人攷其人不計其功士固有其才可以有爲而不幸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末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

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功以爲百姓知不知皆爲垂涕至論霍去病無他奇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絕夫子長不少假借于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于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于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夫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偃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瀆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繫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予遇友人會稽章邦老于宛邱一見予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祕書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爲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嘆其不大設施也

潘大林文集序

士有聞道于達者一會其意渙然不疑師其道治其言終身守之而不變甚者或因是以取謗罵悔客而不悔其心視世之樂無足以易之者亦可謂有志之狷士矣彼其心以爲不有得于今必有知于後故甘心而不辭夫既已盡棄世俗目前之所樂而獨待夫寂寥不可知之後世則亦可悲矣予友潘大臨字邠老其人也邠老故閩人後家黃州崇寧中予以罪謫黃州與邠老爲鄰邠老少學爲人則已不能合其鄉人衆不悅之邠老獨與當世知名士遊往往屈輩行與之交嘗舉于有司與千百人偕進偕退無知其才而力振之于困者後予蒙恩去黃居于淮陰聞邠老客死蘄春予爲之太息出涕政和之初邠老之子懿既免喪拜予于宛邱出其先人之文章若干卷求予爲序予知邠老爲詳義不得辭而自視亦世之窮士也其勢力曷足振邠老于無聞未必不奪邠老之文而并棄之也而邠老生死之不遇如此

送秦觀從蘇杭州爲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于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悽婉。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于物也。秋蛩寒螿。鵂鶹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冰谷之水。楚囚之絃。越鷁之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爲是耶。世之文章。多出于窮人。故後之爲文者。喜爲窮人之詞。秦子無憂而爲憂者之詞。殆出此耶。吾請爲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于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惑。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于四方。鄰國寢謀。言于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爲文。後世取法焉。其于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于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繁萬物之休戚。于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虫。危枝之翼。鳴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攷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爲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楚之治。不責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爲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于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

儒者纔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眞。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爲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享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捃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予也。

送張堅道人歸固始山中序

予元豐末年。與至柔生會于宛丘。予時年壯嗜酒。馳騁世樂。雖知至柔懷道。而未暇問也。爾後絕不相聞。至今蓋十有八年。而予出入朝廷。用舍榮辱之變。歷之備矣。退視其軀。亦駸駸于衰老疲病之境矣。建中靖國元年出守汝陰。一日至柔惠然訪予于郡齋。視其精爽動作。與宛丘見時不少異。既攜其平生所嘗試之方授予。以濟其病。又教予以養性之妙。其言曰。大道甚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之極。則元通四達。而眞氣應之。大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能盡也。得者知之矣。眞氣來降。則百病除而永年矣。經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虛志弱。則腹自實。骨自強矣。是道也。智者得之爲止觀。司馬子微得之爲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眞人修身之要。而今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變怪。吞餌金石。去古道遠矣。予三復其言。因盡屏其平日之所聞。伏而思之。若有悟焉。抱朴子談道數十卷。而曰。若夫至道。則尺素而足。信謂是乎。如吾至柔之論。則尺素爲多矣。至柔隱居固始之野。人莫見其面。而時爲人治病。將歸。求予書。予書不工。因誌其

所教以告世之好道而不得其要者。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肆好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于言。流爲澤詞。含思淒婉。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予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高絕一世。攜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爲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何哉。予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遊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嫱、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許大方詩集序

同塵子許君大方。吏于海陵。謂予言。平生仕宦四方。所至輒爲詩句文篇。未嘗廢也。亦輒集爲一書。求人爲序。取以冠于篇首。今海陵之集將成矣。子其爲我序之乎。予曰。士方其退于燕閒寂寞之境。而有以自樂其樂者。往往英奇秀發之氣。發爲文字言語。超然自放于塵垢之外。蓋有可欣者。然一行爲吏。此事便廢。敲朴喧囂。牒訴倥傯。既已變易其平生矣。風雲之觀。溷于泥塗。泉石之想。變于闤闠。俗慮日進。道心日銷。嗚呼。士之道藝不進者以此。許君以瀟灑出塵之姿。屈首徼祿于小官。又吏于僻遠。職事之外。宜其有

憔悴無聊之歎。尙何暇注心于筆研文墨之閒耶。然旣已粲然成編矣。其中非有過人者。其能爾耶。是予所以喜爲之序也。

宗禪師語錄序

諸聖傳心。不由文字。從來建化。咸立門庭。蓋言爲道詮。執之則爲大病。語乃聲法。透得方具少分。則夫言亦末矣。四祖宗禪師。黃龍心之嫡子。臨濟玄之裔孫。學最上乘。悟第一義。徧參尊宿。法席歸住四祖道場。雄啓度門。明揚政令。雖洪鍾巨震。固嘗動地雨花。然古澗寒泉。飮卽喪身失命。至于拈槌舉唱。斯辨宣揚。門人記爲後錄若干卷。己丑孟冬。其門人義和攜以示予。求序冠其篇首。勉爲書此。幸無誚焉。

錢申醫錄序

予嘗愛太史公述倉公傳。爲記自齊侍御史咸至齊文王病。凡數十人。其察脈觀色。所用藥劑湯熨之法。皆載之以爲後法。所謂黃帝、扁鵲書。今已不盡見。而其遺法往往見于此。世醫所宜刳心而學者也。尙何議焉。予頃年誦官齊安。鄰郡蘄春有龐安時者。高醫也。其于黃帝內外甲乙諸書深矣。予嘗從之遊。喜聞其說。而不能盡究也。居無幾何。安時死。予爲誌其墓。因求其平生所嘗治疾。或奇證變候。有人不能曉者。使具其說。與所用藥。欲載之墓誌之後。以爲後法。而其家不甚曉知。雖有所疎陳數十條。皆無倫敘。勉擇十餘事載之。而予至今以爲憾也。近宛丘閒居。吳人錢申以醫錄授予。得之欣然。蓋申善醫而著爲錄。其治疾之嘗效。言其察脈觀色之方。而往往著其藥物之劑。嗚呼。其用心可見矣。憾予不學醫。不能與君上

下其論願益勉之求世之高醫而問焉子將有得焉

李德載字序

表弟李成甫名公輔告予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焉或輸焉繫之于輔之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于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于物有功于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輸轄僕在前馬伏輗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猶輔也哉千金之裘成于工人之寸針南越之箭激于飛鳥之遺羽玉蘊于石而金發之兵切于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于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于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于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于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爲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己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跖由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下則鳥獸蟲魚器械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萬物獨立于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躐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魯之楚者必歷衞天下之所共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信以爲車力學以爲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徜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

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柯山集卷四十一

記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南頓令江君愔裕以書屬某曰吾邑有漢世祖光武皇帝祠邑人奉祀甚謹而昔人所記陋甚君爲我述焉將刻石以詔後世某辭之不可謹按光武皇帝以哀帝建平元年生于濟陽而皇考欽實爲南頓令帝嘗從父于此既得天子亦屢臨幸蓋平生之所遊處則邑之有祠所從來久矣豈獨水旱疾癘之請有賜于民亦其功盛德尊後世有不能忘者故南頓之民世祠之惟謹蓋無足怪漢自成哀不君權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大亂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畝出入行陣躬夷大難勇無堅敵智無遺策故能祀漢配天光復舊物一時羣雄戡夷略盡撫有方夏覃及蠻貊聲教所暨比隆武宣是宜暴驁强伉玩兵黷武視民如草芥而不講于治國之事也而武功既成海內既定則抑功臣進文吏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英偉之度屈于禮樂驍猛之氣束于儒學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典禮渙然一變舊漢之俗蓋嘗以爲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于明章繼志承統纂脩洪業典章文物粲然大備故後世言禮樂稽古稱東漢焉孝和已後漢德不競破壞板蕩可謂極矣而仗節死義之士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之

徒救于上。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徒助于下。矜尚名節。以震激衰敝。蹈死而不悔。至于獻帝。人主特號而已。而曹操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蓋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建武十九年。南巡進幸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之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言何謙也。帝大笑。又增一歲。中元元年。又復南頓徭役。同之濟陽。則帝之于是邦。豈若他邑、漠然而已乎。高祖曰。吾萬歲後魂魄猶思沛。吾意光武于南頓亦云。

咸平縣丞廳醼醵記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既爲縣。即以宮爲縣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某年。始置丞于是。遷縣尉于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醼醵。問之邑之老人。則爲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老而盡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大半。其花特大于其類。邑之醼醵。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休。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于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于周。歷歲數百。天子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于大亂。自安、史以來。藩鎮四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闥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于是斷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嫭翦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

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既擊逐鉤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爲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强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于章聖。而天下之人始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于是封泰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恭。示後世。而況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爲歷世之大訓成法者。宜何如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而無憾者。誰之力也。酴醾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爲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冰玉堂記

熙寧中。予爲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于汴上。是時。道原方脩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爲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絕。復以親老求爲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予既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論議。其是非與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爲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于世。年五十餘。爲潁上令。卽致仕歸。隱于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于物。人皆師尊焉。于是既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予受詔校資治通鑑于秘書省。是時公同時脩書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

挫于人者也方其激于義而作雖足蹈坎井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略而視其爲吏則嚴簿書束胥吏撫鰥寡繩豪猾纖悉曲當皆可爲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于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于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于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攷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閭里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略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蔚宗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學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凝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予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義仲主簿于德安敍其大父與父之事于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于牀下出而歎曰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爲詞以哭曰凝之爲父與道原之爲子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冰玉君爲我實記之予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欲爲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歲成一家之言與六經並傳父子之于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焉疏廣疏受于漢宣帝有師傅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舍富貴如棄塵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知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煒並著名立于父而顯于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始予應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論正是蓋得其兄之餘而義仲敏于學而健于文屹然好名而立節者也予知冰玉堂之洒掃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爲

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俯青雲而下睨。矚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義兮。父唱子和。與仙聖乎爲徒。紓爲雲霓兮。注爲江湖。偉爲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之兮。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漁。儼頓轡而不敢留兮。恐其尙謂我汙也。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人。不如鄉有善人之化民易也。夫人之情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者。固民之所畏。則其從之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其及物淺矣。安陸之應山。楚之窮邑也。然其民好文。多學者。其俗善良不爭。純靜易治。其里之人爲予言曰。始吾邑之人。未甚知學之利也。有宋氏兄弟者。講學吾邑之法與佛舍。其後兩人皆取高第。有聲名。久之。並爲大官。名尊益顯。所以吾邑之人。其鄙魯不學。自棄于夷者愧之。其居法與時。有連氏兄弟者。與二宋君遊相好也。其後亦登科。兩人起家仕不振。然視所同舍生富貴光顯。可攀爲聲勢。而兩人亦自力不少屈己以附之。其官終不顯。故吾邑之人。其不篤于廉恥。徼倖貪利者愧之。凡吾邑之俗好學而文。純靜有恥者。四君子之化也。後五十年。宋景文之孫義年令應山。與連君之從子仲儒。緣邑人之意。作祠堂于法與方丈之西。嗚呼。爲吏于鄉。其有恩德久而民祠之者幾人。在位之人。不如其鄉里之君子也。二宋公之行事爵里。書于國史。士大夫舉知之。連君錫以尙書職方員外郎致仕。好脩而自重。直諒多聞之君子也。其仲諱庠。字元禮。爲

尙書都官郎中敏于政事號良吏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者爲故舊之美然嚴光所以逃光武不肯仕彼獨何哉連君不因宋君以顯名當世卒以湮沒而不悔彼誠知所處與世俗所謂顯晦異矣

智軫禪師塔記

惟正法眼藏流布震旦涉其道者如恒河沙然根有利鈍知有深淺故號老宿宗匠者以之教人未免或滯于一隅而惟雲門正眞大師文偃始以其道振于嶺表諸方大士論不斂衽與奪可否莫有閒言雲門之後至雪竇重顯最盛于東南其嗣法門人衆矣而天衣義懷號爲偏得其道自天衣之歿其法嗣往往出現一方四方禪學之所折中比丘載者學于天衣既得其道而隱德晦迹終始莫得而攷獨泉南比丘智軫問道于載而得法焉智軫少爲儒卓犖有奇志忽悟世幻遂爲佛徒既悟道于載人亦頗聞之嘗往楚州壽昌漣水淳化然師之道孤峻而行介若其徒非似之者莫能親焉某居憂山陽時嘗從師遊其所以開警者至矣每勸師少出其有以爲衆福而竊攷其志蓋篤于己而慮于外尊其道而不安以及人也其後襄州守逐其部中禪院主者請住持師曰此將有訟矣不可因拒之而後果與獄隸捕甚衆而師獨免來京師閒居天清士大夫有欲請師說法者師言佛化人各有分何待說爲卒亦不可此豈載之微意歟或議師以爲佛之道主于利物而師深閟其有不以及人豈佛意歟予曰不然五膳玉食不入瓦缶四大海水不灌牛迹吾何容心哉虛無以受之則一毫不以及物道當然也師以紹聖丙子十月二十八日夜右脇示寂于天清朝請郎李延世者辦其終事挈其骨葬于漣水淳化後若干年有盱眙楊某者欲刻

銘焉。以予嘗從遊而請銘。請以此銘之。復說偈曰。
雲門大開士。後世繼始祖。具佛正知見。建此妙法幢。師滅度已久。正法訛變時。雪竇及天衣。二大士出現。
挽佛日回照。嗣說雲門法。裔蓋其曾元。天衣有逸嗣。號曰比丘載。獨此具妙法。付之智軫師。軫眞似其師。
曰道本爲己。視人不我契。不施以一毫。毋以天酥饌。而投之穢器。是將不能受。爲般若之累。以是坐道場。
俄卽自謝去。或悲後無述。謂師道不顯。稽首窣堵坡。師所在不滅。

陵川縣山水記

陵川。河東之窮邑也。其民蓋有唐晉之餘風。儉樸而敦本。而澤潞在唐爲雄鎭。以精兵聞天下。故其民好武爲健鬬。夫以儉樸好武之民。則其于山水奇勝之觀。宜其忽而不治。委棄而不惜也。今縣令張侯以暇日與其僚遊于縣西南所謂四梁拒者。見其風景稍異。披榛而得二泉焉。其一出石下。激石而聲琅然。張君名之曰漱玉。其一出大石下。而石狀若龜。因名之曰龜泉。會二水而注之石螭之口。以下達于大池。構亭于泉側。名曰爽氣亭。後爲石磴。磴窮爲小亭。名之曰白雲軒。而其喬林秀木。水石奇麗之狀。皆悅可人意。而不可以言盡也。孔子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夫盡仁之成名。必若堯舜。而語智之正。必若禹。然世之好山水者。豈皆具聖人之成德哉。予以爲凡安靜可久。淳厚而不變者。皆仁之類也。臨事而不滯。遇物而不惑者。皆智之類也。張君從予遊。其行己操術。其爲仁知之類有餘矣。而又好學而甚文。予意其爲政滋久。政事日信于民。以其簿書之簡。日徜徉于山水之間。仰喬木而俯清泉。資之以烟雲魚鳥之麗。把酒賦

詩與夫雜見于文字言語者將超然出塵拔俗而恨未之見也

鴻軒記

鴻軒者張子讀書舍也客有言曰吾聞之時其往來以避寒暑之害而高飛遠舉能使弋人無慕者鴻也今子以戇暗不見事幾得譴辱于聖世蒙垢忍恥于泥塗苟升斗以自養而欲自比于鴻不亦愧乎張子曰子之言是也然予居此以己卯之秋其遷也庚辰之春與夫瞀瞀陂澤中獵食以活秋至而春去者得無類乎客曰唯

臨淮縣主簿廳題名記

四方之車舟其之乎東南者十九出于泗而臨淮者又據汴凡往來于泗者必之焉淮南之衝以重法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之虹地大而多藪澤與豐沛接其民驍悍而慓輕于三郡之盜居多焉其豐年無事則寇盜爲之少息而其悖戾之氣發于鬬訟爭鬭欺妄詭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爲泗之劇而吏于泗者于臨淮爲最勞自予之來未幾而得安坐以治事與夫寮屬之往來而閒以休于家者纔十一凡飲食之安朋友之歡疾病之養率無有予亦幸未至于衰老病憊意猶足以及之而今年之秋困于疾癘者數矣吾聞之君子之道使內不傷己外不傷物可也不當事物之責而求尸天下之至勞則傷己必求甚安至樂之地而不能少行所不欲則傷義是二者皆過矣擇乎中而無傷者君子之道也既求其凡主簿于此者名氏日月著之而又告之如此

思淮亭記

淮之源發于桐柏。其初甚微。或積或行。洋洋而東。旁會支合。滂沛涇溢。連穎合蔡。一流而下。會于壽春。其流浩然。于是蛟龍之所藏。風雨之所興。包山界野而負千舸之舟。又東行數百里。而汴泗合焉。水益壯。其所負益重。而游者益謹。旁沾遠溉。豐田沃野。物賴其利。而縈抱城郭。間以山麓。洄洑清泚。長魚美蟹。菱蒲葭葦之利。沾及數百里。而南商越賈。萬帆巨艫。羣行旅集。居民旅肆。烹魚釃酒。歌謠笑語。聯絡于兩隅。自泗而東。與潮通而還于海。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壯。習于淮而樂之。凡風平日霽。四時之變。與夫蛟龍風雨之怪。無所不歷。而今也得官于洛陽之壽安。而官居福昌。凡風俗之所宜。飲食之所嗜。與淮之南異矣。官居之西。有泉幽幽。出于北阜。淪而注之。有聲淙然。聚爲小潭。其上有亭。環以脩竹。吾遊而樂之。漱濯汲引。無一日不在其上。而時時慨然南望。思淮而莫見之也。于是易亭之故名曰思淮焉。夫士雖恥懷其故居。而君子之于故國也。豈漠然若秦越之人哉。故孔子之去魯也。遲遲吾行也。曰。去父母國之道也。君子不敢樂其所私。而無志于天下。故自其壯也。則出身委質。奔走從事于四方。以求行其學。至安其舊而樂其習。豈與人異情哉。特與夫懷土而不遷異耳。夫棄故而不念。流寓而忘返。則必薄于仁者也。予既不敢愛其所處。出而仕矣。然少之所居處。耳目之所習狎。豈能使予漠然無感于中哉。且夫懷居而不遷。流寓而忘返者。均有罪矣。然與其輕棄其舊也。則累于所習者。不猶厚歟。

柯山集卷四十二

記

伐木記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派出沒奔突近窺而神寒遠視而目竦此則蛟龍虺鱷魚龜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己者而全其生者也高山大麓緜亘盤屈翳以林薄捍以木石縈溪絡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己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龍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慘然而心不寧目不敢肆視足不敢肆遊其背肅肅如畏是何也叢祠墟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勝者受其病故虎兕蛟鼉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予官福昌福昌古邑之廢者也官舍依山爲地十餘畝其竹與木居十六地曠人寡草木茂遂其大者皆百餘年根幹蔽覆若幄若屋交羅籠絡縈以蔦蔓凡日將旦夕將晦鳥鳴獸號聲音百千終日闃然不聞人聲夫環爲城通爲衢限爲域立爲屋室闢爲場圃夷易洞達內外相應面陽而背陰附燥而瞰溼間

以草木表以臺觀人之所託也惟其所託者若是故禽獸不敢藏蛇蟁無所蟠居之而安遊之而樂而人之氣乃無勝其異己者是故無疾患無驚惕壽考安樂遠去疾癘而今吾之所居草木居大半矣其堅頑碩老無以異于藪澤此則鳥獸之所戀而蛇蟁狐貉之所樂而人之所居乃其棄餘則凡使吾四隣之外晨夜而不敢出其心矜矜若畏敵國一夕數興寢而不夢是豈非蛇蟁狐貉之氣勝而人之所託者弱耶于是聚吏徒集斧斤一日之役十夫不三日而盡伐之剖根窮本芟伐翦剔大者備梁柱小者中椽杙弱者補藩籬惡者從薪蒸洒掃墾除平地乃見陰陽疏通表裏洞然屋室階闥如湧而出于是鳥獸之聲狐貉之迹不復至矣朝遊而足不忌夜處而心不惕吾知人之氣勝矣夫氣也者起乎其所類發乎其所託莫知其然而然者也何則物以類處者未嘗自見其氣也所託者無情不能與物爲始也至其相待而後成相感而後發自外而視之隱然不可無也大荒之瀕行者反顧久廢之室寢者數驚推之而無故窮之而無物故物之未始有形而不可慢者其氣也歟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無難古之馭吏也爲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舍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

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遊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于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爲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爲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是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敝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于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爲欺紿。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爲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于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燕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爲名。夫王君豈以爲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事。其致用于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爲也哉。夫古之善爲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于此矣。

景德寺西禪院慈氏殿記

過去有佛號大通智勝佛。十方梵天。十六王子。羅列上下。請轉法輪。而曰佛知時未至。受請默然坐。及時至也。乃三轉十二行法輪。如霢雲普雨一切。夫具福慧至于佛。而演法利衆。猶須候時者。雖聖人不能違。而況其餘哉。景德寺西禪院。有慈氏菩薩聖像。至和中。院僧法肇自錢塘內之。而居院之傍舍。如是凡歷五住持而未有以易也。比丘詮嗣院事。乃歎曰。此我之責也。佛以衆法道利羣品。使濁刼惡世。猶獲見佛

紫金光身。其奉事當加謹。其爲役當加勤。而吾慈氏像乃藏之漏屋。不大振顯。天龍鬼神。其謂我何。元符元年。發憤出都。遍一切以願力。故諸受化者。歡喜施與。金帛無量。乃創爲正殿。其命工以二年之春。粤五月而殿成。慈氏居中。菩薩列侍。程程妙好。莊嚴之具。以爲供養。青蓮下觀。悲愍四衆。白毫旁耀。如現大千。都城士女。凡瞻禮者。如升兜率。遊內院。聞海潮音。受勝妙樂。詮乃屬予記其事。予曰。前五比丘。豈無一人嘗作是念。欲集是事者乎。而殿成于子。何也。佛子當斷一切法有時。譬如草木。敷榮于春夏。黃落于秋冬。過去未來不可得。及時既至。則我雖不爲而彼自成。子當其時。故財不勞而足。役不久而就。如償所負。取而不怨。時哉時哉。當知佛子成是功德。是大福本。是大善根。盡未來世。無有窮盡。雖然。佛身充滿一切聲色。是行邪道。向上一路。向慈氏未生時參取。

記異

元豐己丑六月。予故人子假承務郎楊克勤自合肥赴京師。過咸平。爲予言。道出亳州太清宮下。太清之人爲楊言。有道人方士者。貧窶而意氣甚揚。攜藥爐燒藥。老子殿下。大言自尊。指老君像曰。吾老君師也。衆聚觀。須臾有火自其爐出。然其衣。即焰發滿身。其人驚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庭中。火所經地。物不然。獨燒其身。須臾北面老子像。若首伏者。已而斃。視其身灼爛矣。楊問之太清宮人。與驗尸官。不異。嗚呼。其亦異矣。狂士之以僭誕自尊者。其情豈有他哉。欲驚愚夫癡氓以自售其藥。爲一金之利而已。世之狂者。欲自售其學。以誣昧者之耳目。而冒其利。滅棄訓典。毀譽先儒。操臆見私智。而以聖人自欺者。與太

清之狂士。何以異哉。得無有怒目切齒者乎。夫學不死。養氣鍊形者。皆宗老子。狂士之術。出于老子者也。因其師以有知。乃掩其所得而求售焉。叛其本甚矣。世之欲自大而忘其大者。可以鑒諸此。

冀州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曆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卽孔子廟而爲之。僅以塞詔。其後爲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授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具精壯完好。可以傳久遠。又爲買良田。治市舍。籍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餼。學之有司者月有給。其秀民良材。從其先生長者。皆往遊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劉侯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于譙郡張某。以記之。爲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于飲食。不可强也。强使急者緩。如止飢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予嘗怪今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爲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爲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馘。皆必由之。則一事之不率教。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哉。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強授之。此何爲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爲章甫。騎者之不爲駟馬。而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

學是廢食于飢而必責學校于今日猶强食于飽必不行矣由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爲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爲無事于學而不爲可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之所不忍也侯之意亦深矣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于是進爵爲公而國于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孺爲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于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陬外裔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于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公之封國也顧不能祀而可乎于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祀焉告于譙郡張某使記之某爲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母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于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于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

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于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招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遊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于堂而刻之。

眞陽縣素絲堂記

慶歷中。起居錢公守眞陽。名其燕寢曰素絲堂。未紹聖初。忝守是郡。此堂具存。而四年調齊安。道蔡之眞陽。眞陽宰錢君起居之孫也。授館于縣舍。其西有堂宏敞而高潔。寒暑之居咸宜。而錢君名之曰素絲。而屬予記之。惟錢氏有大功事于吳。爲宋忠臣。著于令甲。而子孫仕于朝。以才德爲名臣者相繼。號爲天下甲族。觀錢君所以名堂之意。則其潔己守公之意。有自來矣。錢君治眞陽。不勞而庶務舉。與客終日情言于堂上。視其規畫。繼其祖無難也。起居諱彥遠。吳越忠懿王之孫。閏月二十五日。

萬壽縣學記

萬壽令皇甫君治縣有餘力。吏之常職。無不舉矣。而嘗慨然曰。是未足以爲政也。今吾民小之爲鬬鬨。大之爲盜賊。鞭笞戮死。相繼于有司。而不知恥。意者未嘗教之歟。教之道必先治學校。誘其民之才秀而勸

養之使之業成出仕受祿于朝而後田里閭井之人風動慕悅而興于善蓋漢文翁之治蜀唐常袞之治閩皆用此道然蜀閩皆去中原數千里其民雜乎蠻夷猶且教之有成而況吾邑之在淮潁間去王都纔數百里其民儉樸而倡優拙靜愼而獄訟稀若是而不教令之罪也縣故有孔子祠前令嘗增爲學舍而不果成廢且二十年矣君于是相地賦工興役四旬而學成自孔子之堂與夫門廡齋序凡學之百須皆具而邑之士買田十有二頃以獻君又闢學之四隅得地六十畝植雜果千本凡此十二頃六十畝之地取其毛足以給養士而又爲之廷師儒以教之而邑之子弟來學者日加多予守潁時則聞君之興學辛巳之冬予移官臨汝道邑中君館我于新而屬予記之予謂之曰今州縣之吏取辦目前責以教民則不受而上之人亦不復責之者而君乃引以自任如此古循吏之用心也雖然爲政易教民難教民者始于至誠終于不倦二者皆本于治吾心一不至焉則不能以有成蓋未易也君勉之哉

太寧寺僧堂記

圓明岳師住淮陰之大寧寺其始至也牆屋圮毀佛事不嚴歲乃大饑寺田之入不足以給其衆圓明日夜刻苦菲薄率其徒爲勞辱事完補葺治雖寒暑不休寺乃僅完予去太寧五年而再至入門視左右前後脫然疑非昔者視聽步履明潔安穩蓋易舊而新者十五六矣予勞圓明曰小邑民貧能相勸而成此未易也圓明曰自容而已未足道也佛之道先物而後己苦身而安人吾之僧室庳陋弊惡不足以延四方之學者吾將易爲重堂使容百人飲食寢處于前讀誦燕息于後而吾之居此可以無愧者矣明年春

堂成、其周廣嚴好、皆如其言、而命予爲之記曰、天下之物、各以其功而居其享、未有無故而安受天下之養者、不幸而冒得之、則譏罵詬辱、其或傾害簒取、必奪之而後已、若佛者、世固未嘗見、獨以其書東越幾千萬里而來中國、未嘗期人之尊敬奉事、而自一邑一國、望其宮室棟宇、傑大壯麗者、必佛與其徒之所居、富人大家、愛嗇蓄藏、至不以分骨肉、而擇取精好、交手而獻之佛、其心惟恐其不我享也、人之所畏愛、莫若賞罰、人君持玉帛爵祿、刀鋸鈇鉞、率其下從所欲、有偃然不肯爲用者、世之營治塔廟佛像者、其不能爲也、無强之者、其能爲也、豈遽有利哉、而其勤力者、不啻如愛父母、畏官府、殫智畢力、不以一毫自欺、至其有成、公上之力、或有不能及、夫君子之于簞食豆羹、其得不得、皆以爲有命、彼獨安享天下之奉如此、國君不以爲僭、天下莫之敢議、謂之無故而得、世豈容有此理哉、嗚呼、世之學佛者、無有一毫之累以勞其心、飢而人與之食、居而人與之舍、人任其飢寒之憂、而己享其學道之利者、毋乃人以其望佛者望之耶、嗚呼、使誠得佛之道、則吾將以所以事佛者事之、如其不足而將冒而處也、則資物之一毛、亦將償之、彼佛者果無故而得之、蓋亦視其所享而占其功、觀其所取而知其與、是其默相天下陰利萬物之功、宜亦不可計矣、而惑者嘗欲憤詆而勝之、不亦過乎、彼屢詆而不勝者、其必有可恃也、

粥記贈邠老

張安定每晨起、食粥一大椀、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爲飲食之良、妙齊和尙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係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

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

柯山集卷四十三

傳

任青傳

任青、壽春人。少無賴。爲盜。以智數雄其黨。有聲羣盜中。然青爲盜不多殺害。爲濟所欲。不多求。稍有以賢其類矣。里僧有善驢。其値數萬錢。僧愛之。所以圉備之甚固。盜數取之不得。于是里少年聚數萬錢邀青曰。子能得驢。則請以錢爲君壽。不能得。君妄得名也。青笑謝少年。辭不能。少年固强之。青曰。具飲。夜半吾乘驢來詣君矣。雖然。願以是爲戲。卒事。請以驢還僧。少年曰。諾。夜半。青懷刀超其垣入。僧繫驢房外。鎖驢前足。無可解理。青卽解刀微刺驢足間見血。以刀擊地跑者久之。僧聞。使童疾走燭視驢。青疾起匿。童卽語鎖韝驢足流血矣。僧卽取鑰命童解鎖。童去寢熟。青卽牽驢自其門出。疾驅而至少年所。一座大驚。明日。乃使謝僧還驢。曰。吾以爲戲。願勿罪也。其多智數率如此。後稍聚黨。罪過數發。吏捕逐不得。聞朝廷詔使招出之。青卽自詣壽春。詔以補卒。太守使捕部中盜。往輒得。境爲無盜。以勞稍遷等。後數得尤賊。詔授官至右侍禁。元豐三年。河南伊陽賊張晏聚黨抄掠。傷吏士。朝廷選青爲伊陽巡檢。五年。盜刼伊陽之小水。青追盜至福昌。予因見之。青長六尺餘。慷慨敢勇。持刀入山。獨行二百餘里。以一時往返。然貌恂恂謙

恭事士大夫甚謹惟恐不當其意居官小心畏法廉潔御下有恩其語捕盜甚有方略云先是朝廷興師取靈州陝西轉運使李察當領徒從大將高遵裕軍出塞察與青有舊恩奏辟青從行遵裕軍疾驅入塞察數危窘矣青衞之夜則被甲守其寢撫左右得其歡心察卒賴以全者青之力也張子曰青始強暴爲盜賊後乃折節士大夫或媿焉其始蓋無有教之者故也夫中道爲善猶不失爲士況終始于善者哉然青才有過人者彼雖爲盜固有以自異也

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于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衞皇后已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吾思得疏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于是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于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銛拜竹氏職爲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綠衣黃中單上笑曰所謂綠衣黃裏者初夫人家久見滅上曰爾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滅亦大矣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謂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是時上方郊五時祠太一以致神仙率嘗齋戒自祓除而每召夫人有所遊幸諸將軍幸臣等更爲帝攜抱夫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羣臣作秋風祠歸未央坐溫室夫人自此寵少衰上謂夫人曰而第歸善自安明年夏吾召卿矣明年夏果復召夫人夫人

見上中不能無小妒由是罷之而遣將作大匠選于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類也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然遂焚

贊

達磨眞贊

靈山會上舉示一華迦葉微笑空葉生風鼓動羣有遂號萬竅枝葉芬敷去本愈遠知者得要世間凝然一味法界孰粗孰妙老胡鼻孔在我手裏一任勃跳

紫君贊有序

紫君者予紫竹杖也世以君命竹久矣輕堅滑澤有足嘉者云青龍之孫被以紫綃其理也象其堅也瑤其腹心清虛而表甚粲其文理疏通而節甚高得之黃岡從我逍遙翼我衰疲孔武且勞誓與汝歸侶我簞瓢不願同雕幾以寵強國惟可奉賢老以步王朝杖乎有知毋我獻嘲

新開朝天九幽拔罪懺贊有序

廬山太平觀蓋唐開元中所建九天採訪使者之祠其地邃潔而嚴清故四方之爲道者樂居

之又爲藏室以藏道家之書。蓋無所不有。而獨所謂朝天九幽二拔罪懺者。久之未補。道士溫信之謂二書皆衆眞之格言。拯下民之多罪。援之淪墜。教以自修。在道家尤重者也。其可使學者不見乎。乃獨丐錢于旁郡。凡一年得五百千。而二書復完。又模散印施。使人皆獲見焉。非立心誠篤。用力勤久者。能及此乎。紹聖戊寅歲。予謫官齊安。見信之有求于人而問焉。信之以告我。故于二書之成也。求予紀之。爲之贊曰。

上眞高居。憫下民兮。導以格言。出苦淪兮。昔亡其書。今復新兮。誰力成之。道士溫兮。疇嘉爾心。有至神兮。報之以福。名不泯兮。

衡靈公贊有序

昔衡靈公有臣史魚。將死而命其子曰。吾不退瑕而進蘧。生不能正君。則死不得備禮。致尸牖下。于我畢矣。靈公弔而問焉。其子陳父之義。靈公愕然。引咎在己。命改殯于客之位。進蘧黜瑕。衡國以治。

嗟乎。後之人君。非無忠臣端委立朝。諫說諄諄。兩耳洞然。聞與不聞。其暴戾者。斧鉞乃陳。孰肯既死。愧其僵尸。追用其言。以禮致哀。嗟乎靈公。衡之淫君。所立如此。宜免其身。作此贊詞。我思古人。

徐翁眞贊

有人之形無其情。塊然獨以其形立。聰明睿知守以愚。微妙元通不可識。

銘

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

東出譙門少南馳十三里有井焉其味甘冽故龕部郎中黃公諱好謙卜葬其親汲而異之問諸野人曰是友于泉也何以得是名哉曰昔有兄弟灌園以奉親者鑿井而得甘泉邦人美之以名其鄉卽其地也公曰地名勝母曾參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吾將卜窀穸之事而遇斯泉吉孰勝焉遂葬諸泉上而公益以孝弟著至公之子若孫皆雍雍如也人以是泉爲祥而以公家敦睦爲法式昔有南遊過貪泉而酌之比及南海裏其珠璣以走其貪如此泉之能移人也甚矣貪自其心而發于泉然則友于獨不發于泉乎蓋志士取舍亦自有道不得不徇其名夫柏人者以爲迫于人也邪嵩之不可以食世子皆惡其名也不然曾墨之所以去人者彼皆非歟公既葬其親遂以泉遺子孫子孫世飲斯泉則孝弟世相守也守孝弟者天必豐之以福吾以是知黃氏之大未可量也敢請銘之銘曰

孝乎惟孝兮友于兄弟公之懿德兮實天所啟啟我以茲泉兮其甘如醴以羞祭祀兮以饎以饋我銘其泉兮名以定體世飲是泉兮雍雍濟濟咨爾後人兮勿忘周禮

李援宴坐室銘

騰跨九州蹂踐大千而我室中宴處超然謂吾騁兮吾固在定孰謂吾寂皆作皆應是中不立一塵則與維摩同境

偈

求畫觀音像偈

補陀仙人勝第一以一願力救諸苦慈護十方如日月衆大受用光明中是故一切當供養如人知飽必敬穀我于往刼曾承事今世獲聞無上號願見淨月妙眉目黃子施我化佛身如影于物不可取而一一具諸色相願以是觀無上道受者非貪施非愛于未來世作妙緣施者能度受所度

評

評書

唐世秉筆之士工書者十九蓋魏晉以來風俗相承家傳世習故易爲工也下及懿僖昭哀衰亡喪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九州分裂然士大夫長于干戈橫尸血刀之間時時有以揮翰知名于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襄之小篆李鶚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皆足以成家自名至羅紹威錢俶武人驕將酬樂于富貴者其字畫皆有過人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學者優游之時翰墨不宜無人而求如五代時數子

者。世不可得。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尙苟簡。遂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至乎。往時蘇子美兄弟。皆以行草見稱于時。至今殘編斷簡。人間藏以爲寶。自二子亡。君謨繼之。非獨時人莫與爲比。前世能者。亦罕過也。君謨所書亦多爲世所寶。而荔支譜、永城縣學記、特又其精者。是可珍也。故聊志之。

評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閬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爲最。至于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洽。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爲小道無取也。案雞聲茅店月一聯。乃溫飛卿詩。柳塘春水漫一聯。乃嚴維詩。此誤屬郊、島。

柯山集卷四十四

題跋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闒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于五代亦聰明才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己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于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湎內聽婦言其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于謀好辯之士窮于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所能究也哉

書宋齊邱化書

齊邱僞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于道德其能成功有

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于清淨無爲。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爲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恩。恩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邱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雜書

予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壕水。或絕或流。多鵁鶄白鷺。邐迤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舊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也。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

跋德仁書

斯人也、夢幻一世。芻狗萬物。而獨嗜于酒。行年八十餘以死。予爲誌其墓。而平生事爲之詳。多得之熙老也。

題吳德仁詩卷

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而况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必有絲竹童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遊。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爲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爲樂天。則備足而難

成德仁居二人之間眞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至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題陳文惠公松江詩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皆見作香字魚未爲美哉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

跋杜子師字說

車之所以能載者以其有輿也人之所以從君子者以其有德也從之乘矣此名輿字子師之說也未以丙戌歲仲冬自黃之潁過盱眙少留子師出子瞻文始獲見焉于是蘇公之亡五年矣相與太息出涕而讀之至前二日書

跋唐太宗畫目

唐太宗躬擐甲冑出入行陣親與羣雄搏戰而勝之計其勇健虓武豈復翰墨間人也官法帖帝王部中有太宗書眞行千餘字觀其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而其雄傑遒秀之氣則冠諸書者嗚呼盛哉宜其備文武之大美兼聖賢之能事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數十年慨然可想也此書畫目是其眞蹟前數行亦自有法度可愛

跋龐安常傷寒論

古之良醫皆不預爲方何也病之來無窮而方不能盡使不工者惑其疑似而用之則害大矣惟仲景傷

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具又爲之增損進退之法以豫告人嗟夫仁人之用心且非通神造妙者不能爲也龐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爲論數卷其用心爲術非儷古人何以及茲淮南人謂龐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然哉予將去黃欒仲實以黃別駕後序求予書而仲實之父爲醫得龐君之妙謂予言何如也

題道孚墨竹

文與可自言吾墨竹一派在彭城蓋屬眉山公也而子瞻自言吾爲竹盡得與可之法獨生意自然遠不逮也吾甥楊克一本不學畫竹一旦頓解便有作者風氣揮洒奮迅初不經意森然已成愜可人意意其法有未具而生意超然矣

書贈賈生

予嘗病世士少而學荒於遊嬉壯而立蠹於嗜欲老而成累於利祿所以德業功名愧于古人者以此晁子莫言賈氏子醅靜篤實少無他嗜惟喜學問予聞而悅之望其壯立老成必有大過人也

記外祖李公詩卷後

晏元獻鎮亳外祖李公以著作佐郎實爲譙令元獻雖以故相守藩位貌尊貴而與外祖友賦詩飲酒朝夕不舍忘其位之有尊卑也方是時太平積年內外無事公卿大臣皆一時文章豪傑之士優游燕息往往喜與詩人文士談笑述作觀其指物撫事皆慨然自託于不朽之意而至于今世之君子皆喜道之可

謂盛矣。方是時。外祖以文章有名。而詩尤傳于人。一時名臣。多致恭願交。而嘗賦詩稱少日知己。惟晏、范故元獻及文正往來詩居多焉。

書曾子固集後

元豐二年夏。曾公自四明守亳。道楚。予時自楚將赴河南壽安尉。始獲以書拜公于行次。公得予書甚喜也。謂予曰。我與子皆泝汴而西。能從我行乎。時予舟無挽兵。爲予求之甚力。公又曰。我行駛。非子能及也。子至永城。當纜舟陸走。一日至亳。爲旬日會也。公遂行。後予病六十日。至永城。病未愈。不能騎。因永城令寓書于公。六年予罷壽安尉。居洛。而聞公卒。爲文一篇。將祭公于河南。而成都范祖禹夢得自言嘗爲公舉。亦欲爲文以祭。謂子有往江南者。約同祭之。而是歲予家多事。自洛來陳。明年又走淮南。未克祭也。八年四月。公弟翰林公自建昌赴京師。予謁見于咸平。知公已葬南豐。或客可寓以祭者。當書所爲文一弔公之墓焉。其意之所欲。則具之文矣。

書小山

中峰承天石。左峰天鼓石。右峰天冠石。雲幢雨蓋。後隊三石。由山下升山左而上天鼓石。上有石如人俛而白事。曰仙報石。承天石天冠石之間有一峯。如人冠而拱。若受左峰之報。曰恭受石。子泛大江三千餘里。江山之奇偉峭拔。如匡廬、九華者。不可勝數。山水之觀。無以加矣。而曾此山之足云乎。應之曰。遇大于細者。得其意而遺其形。觀拳石而山之意具矣。此山亦足多哉。客曰。山無情之物也。安得意耶。應之曰。有

情之意有窮無情之意無盡王宮侯第疊石爲山亦多矣經構裨補盡人之巧然攬之無可翫去之無可思其于糞壤一間山水之態雖瑰奇偉麗而縱橫曲直未必盡當于人意而見則愛之去則思之無情之意也書小山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于張子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于其賞罰取舍于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于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于德莫如好直于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乃試于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乃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于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者昔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己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且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瞀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于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以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

遏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書家語後

昔夫子弟子。其高弟所聞微妙之言。則已共記爲論語矣。而門人之下者。又雜記聖人之言。或陳其所學于聖人者。又著爲家語。孔氏之子孫。論其家之所傳。則爲孔叢子。然皆得聖人之緒餘。可推以考孔子之意。不可誣也。而家語、叢子。學者罕讀。豈不痛哉。

書司馬橚事

司馬橚、陝人。太師文正之姪也。制舉中第。調關中一幕官。行次里中。一日晝寐。恍惚間。見一美婦人。衣裳甚古。入幌中。執版歌曰。家在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年華度。燕子又將春色去。紗窗一陣黃昏雨。歌闋而去。橚因續成一曲。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清歌、唱徹黃金縷。望斷雲行無去處。夢回明月生春浦。後易杭州幕官。或云。其官舍下乃蘇小墓。而橚竟卒于官。

書鄒陽傳後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竇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是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亦怒。弗見梁使者。案責梁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曲請於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爲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

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是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則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爲今事耳。

柯山集卷四十五

題跋

書道士齊希莊事

道士齊希莊頗學養生喜遊名山至王屋山樂之不忍去搆草堂居燕眞人巖前王屋多栗橡蕪菁及諸果蔬可食者以時採收給食居三年自若也一日有猴入其室希莊初不甚怪逐之不去視希莊坐起百爲從傍傚之希莊大怪念初居山時客有教希莊逐猴法取猴矢懸而擊之試用猴爲去希莊獨喜居數日有大猴異甚如五六歲兒垂毛至地熟視希莊傚其動作如前猴者希莊懼莫知所爲不敢復逐久之猴復去希莊意欲出山未決一日有人呼希莊出視有人若兩髻童子黃單衣綠帶目有光貌不甚類人問麻籠山安自往希莊指告之童子疾去如飛直度嶺壑望視不及自是希莊夜聞舍傍百物有聲一夕大雪晨出視門外人跡無數希莊發悸不能復居走山下得瘖疾數歲方愈濮陽杜毅言嘗主薄王屋縣有登王屋天壇峯得方玉如鏡者毅讀道家書載黃帝嘗以八方玉鏡懸壇八方祀上帝云予嘗以此事語洛人楊國寶應之應之云其故人有居嵩高者言凡天下名山有神主之非有道者不得居若頑然無聞徒中夜咽唾山鬼笑汝齊希莊庸道士也僅聞養生小術其不容于王屋之猴何足怪哉

藥戒

張子病痞。積于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于外。而其中茶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茶然者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茶然者也。凡子之病。固爲是茶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于終者。則初無望于快吾心。陰伏而陽畜。氣與血不運而爲痞。橫乎于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氣。不能爲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茶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于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爲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小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懣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于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敕之以命。捍而不聽。勤之以事。放而

不畏法令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悍猛鷙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鋤之于是秦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痞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于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頑者已圮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肢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痞矣先王豈不知晏然擊去之之爲速也惟其有懼于終也故不敢求快于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除其滯使其悠然自趨于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視而懨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于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予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于其終則無望于快吾心雖然豈獨于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

書董及延壽錄後

以貴事其親者不過崇爵位侈車服以富事其親者不過豐衣食美室廬老且病齒髮變衰悲日之就盡與其呻吟疾痛骨肉環侍莫知所爲當是時所謂富貴之奉曷補萬一哉善乎董生之愛其親陳起居飲食之節導引吐納之方以調其平居又考其方術試藥物以防其疾痛務以強其身養其壽而不知其他

嗚呼使誠身強而永年耶則雖樵漁以自給飲水曲肱而枕之視天下所樂無以易之矣顧爵位車服衣食室廬之奉果何物哉予讀高堂延壽錄既自傷致養之不逮而嘉生之能愛其親而其書可以助孝子慈孫之養也反復讀之不厭董生今有母八十餘耳目聰明飲食動作如壯人予知生之方既試矣于是爲書其末

書香山傳後

佛法自東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此傳天人所稱莊王者以爲楚王則時未有佛所謂觀世音者比邱之號無從而有與史載不合然未可廢也予嘗讀宣律師傳其載天人語甚多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子寓言耶抑實事也佛自東漢明帝以來其書與教始大行于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于中國乎書之不見錄于史册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爲怪而不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其爲佛哉

書錢宣靖遺事後

世言宣靖嘗遇善相人言其相可以學道當昇舉而未能決遂與之見華山陳圖南陳一見曰是無仙骨但急流中能勇退耳宣靖後事定陵以高退冠朝廷圖南言信矣夫能勇退于富貴急流去得道不遠矣世無神仙則已有則必此流爲之

書布衾銘後

司馬公之儉德。蓋望其眉宇。聞其語言。而使奢逸之意消。不必考其服器而後知也。公薨于東府。某往哭之。見覆尸以布衾。上有銘焉。蓋此銘也。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裔使不爲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曰。束爾手。吾將殺汝。則雖賁育不敢施于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殺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于唐。固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土黎樹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爲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鄰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于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爲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歎也。彼尚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爲智亦殆矣。彼李晟之智。不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是時。唐臣之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

此況無二臣者哉

書趙令畤字說後

蘇公既謫嶺外其所厚善者往往得罪德麟亦閒廢且十年其平生與公往還之迹宜其深微而諱之矣而德麟不然寶藏其遺墨餘蒙無少棄舍此序其甲也予問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傳者也不可使後人致恨于我予曰此正先生所謂篤行而剛信于爲道者歟

記行色詩

冷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以某年中嘗監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知縣事刻此詩于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節爲時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聞中外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既載在天下而著書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蓋嘗評古今詩句著詩話一卷亦載此詩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此詩有焉

東坡書卷

蘇公謫居黃州時爲奉議郎潘公詩一卷備正書行草數體予再官于黃首尾且三年嘗假此書于奉議之子大臨以爲書法庚辰孟秋蒙恩守魯將之官盡出所假潘氏諸書歸之獨此一卷令男秬納之篋中

予與邠老皆蘇學士徒也舍潘歸張奚擇焉邠老懼後東坡復徵此書疑于收視之不謹也使書此以爲據

書東坡先生贈孫君剛說後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夫果敢不畏之謂勇無所屈撓之謂剛或謂申棖爲剛者夫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夫使不以義屈于人而無邪欲以亂其中則其行己施於事者爲仁孰禦哉此剛者必仁之說也蘇公行己可謂剛矣傲睨雄暴輕視憂患高視千古氣蓋一世當與孔北海並驅而猶稱孫君之剛又言其救十二人之死爲剛者必仁之論則孫君可知矣其子思厲操履文詞絕人遠甚則來者未可量也予言其信

題賈長卿高彥休續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囚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爲說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飢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飢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己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于其初其攻于理較于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于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者

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于意外。惑之于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于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眞知而泯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眞知君子者纔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跋呂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

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鑄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一二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爲文。臨歿自爲挽詩一章。殊可悲也。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予覽之。令人愴恨。大觀丁亥仲春張耒書。

跋范坦所藏高閒帖

予治平末。嘗見太學直講楊褒家藏唐高閒上人二帖石本。歐陽文忠公書其末。以爲高閒之書如此。則韓序乃實錄矣。後予官祕書。且十年。凡祕府所藏。與一時士大夫家所有。晉唐以來名書妙墨。皆獲見之。而高閒書絕未嘗見。豈閒自重其藝。不妄爲人書。故後之傳者少耶。崇寧乙酉孟秋。始見范伯履所藏千文。追想楊褒石本。眞出一手。足知退之之言不妄也。

柯山集卷四十六

書簡

答汪信民書

某啓上。教授汪君足下。過符離偶多事。然雖聞車馬嘗見臨。而卒不能一到左右也。必蒙深察。到家忽使人惠書。如見問以文墨事。某于文詞。竊嘗好之而不能者也。莫知所以告左右者。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詞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于理。理根于心。苟邪氣不入于心。僻學不接于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于中。發于文字言語。未有不明白條暢盡觀於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諭。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足下以文章取高科。言語之工妙天下。而僕敢獻其陳說。則有罪矣。然既以仰答盛意之辱。又因以求教也。春寒自愛。偶以連日冗甚。修答不時。恕之恕之。不宣。

與魯直書

某再拜。學士足下。僕年十八九時。居陳學。同舍生有自江南來者。藉藉能道魯直名。後數年。禮部蘇公在錢塘。始稱魯直文章。士之慕蘇公者。皆喜道足下。僕于斯時。固已有願交之心。不幸遭罹憂患。往來淮浙

間就食以繼活。又得官西游洛陽者三年。歷時益多。行四方遠。而足下之名益至于予耳。最後蘇公以文章得罪。而聞足下實與其間。蘇公黜官貶走數千里外。放之大荒積水之上。飢粥不給。風雨不蔽。平日之譽德美者。皆諱之矣。誰復議于蘇公之徒哉。宜遂滅息揜抑而莫敢言之矣。然言足下姓名文章。不減于昔而有加焉。夫天下人之公議。固不可終閟。然非有氣勢利權。而能使人稱愛于寂寥蔽障之地者。非其卓然有人欲揜之而不可得者。未易至也。故僕之願交之心。與魯直之名。其深淺常相若也。僕爲丞于咸平者一年矣。聞魯直如隔舍。如束縛甚固。不得輒見。夫人之相好者遠而不相及。則雖思而心不勞。有可及之勢。而限于咫尺。則夢寐亂。何則。人之情固不平于理之不當然者。僕之區區所以不能得見面而至于奉書而請交也。夫交者君子之所以甚慎。而某案此下有脫文。

某再啓。每懷先公平昔相與之誠。又聞在嶺外時。失所愛弟。天乎有是哉。無可言者。奈何。呂家諸舅又復不振。想時得書也。書不盡意。何時面慰。臨書隕涕。

答李推官書

李君足下。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嘆。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某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某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某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

乎欲持納而貪于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亦不敢隱其所知于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載前科斗鳥迹所記紘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某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爲主也夫文何謂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牘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問字于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于口無一可愜況可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是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適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于易莫簡于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詞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于見聞者撏撦而牽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得

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于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投知己書

五月日某謹因僕夫百拜獻書某官某聞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志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于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慍見于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于其容當其情見于物而意洩于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知也某自丱角而讀書十有三歲而好爲文方是時雖不能盡通古人之意然自三代以來聖賢騷人之述作與夫秦漢而降文章詞辯詩賦謠頌下至雕蟲繡繪小章碎句雖不合于大道靡不畢觀時時有所感發已能見之于文字所習益久所親益衆所嗜益深故自十有二歲而至今三十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著于當世而可知與夫考于前古而有得者無一不發之于文字不幸少苦貧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二年而親喪既仕而困于州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驚悸煎熬逼迫之情憔悴萎苶鬱塞憤懣之氣充滿羨溢盈心滿懷而又飢寒困窮就食以活其妻孥者往來奔走率常數千里西走巴蜀南盡吳會陸困于周秦而水窮于江淮江湖波濤魚龍之驚蕩重山複嶺猿猩猱鼯之出入大夏炎暑流金裂石與夫雷電雨潦之震恐積陰大寒烈風霰雪龜手刮肌之悽愴皆已習見而安行

晝則接于起居夜則見于夢寐計其安居飽煖脫憂危而解逼仄揚眉開口無事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一又觀一世之情其所矜尚可以自振于貧賤阨窮者某素于其身無有其一故雖出仕四方修身治官庶幾于有聞而門單族薄氣焰寒冷執版趨拜以見大吏大則罵辱詬責小則詰問陵侮得其漠然不問棄置其誰何則過而欣然輒自慶喜其窮愁困塞有不可勝言者又豈獨此哉古之能爲文章者雖不著書大率窮人之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獨發于言語文章無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幾可以舒其情以自慰于寂寞之濱耳如某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平生之區區既嘗自致其工于此而又遭會窮厄投其所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歌慟哭詬罵怨怒可喜可駭可愛可惡出馳而入息陽厲而陰肅沛然于文若有所得某之于文雖不可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文章之于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工人之于技則有間矣某之區區蓋已盡佈于此則世之高明博達之君子俯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問而後知其心也伏惟某官以文章學術暴著天下方爲朝廷訓詞之臣而不腆之文嘗欲奬與人誰不欲自達于世之顯人而某自顧所藏無一而可敢書其平日之文與詩幾六十卷以辱左右伏惟閒暇而賜觀焉則某之精誠雖欲毫髮自伏而不可得矣公亦念之耶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于魯孟子爲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慍一樂正子用于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

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于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爲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于世其心亦豈不願爲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間于其前險巧伺于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俛仰而有就故戛戛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爲不可逢之會可勝嘆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某生三十有五矣其聞執事之名亦久矣方先帝時羣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爲正人大丈夫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挺然于羣枉之中其進退用舍繫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于公久矣然中間何其屹屹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以爲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然聞道途之以爲入陪輔弼實在旦暮如今日之所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于絕望而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不寐而止也某之家弟來幸得望履幕下未嘗欣然自負以爲辱公之知而某今也爲令沈邱得在使部聞公之將有慶也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量其愚且喜爲執事一道之而某之家世單寒無勢力自拔于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區區之心未能自甘于無用來歲之春公將有薦其屬爲京官某者願沾其一乎夫天下之士願奔走于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天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

上蔡侍郎書

丞于大尹非有公事不敢自通姓名于下執事而丞于邑得贊可否而無專達故備執事官屬者一歲矣而不敢以一言自聞屬者邑僚有自府來者言執事嘗辱問某姓名而竊自意何以得此豈執事兼愛博取樂于聞善而有以不肖誤左右者耶其問之也豈其欲知之也某之羸窮困辱于世久矣逢之者不問憩之者不省一日哀而問之若將憫焉者則某非偶人安能不一啓口哉某生三十有二年弱冠得官欲養其親而受養者未飽而泣血繼之飄然羈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歸陸走水涉辛勤險艱冒寒暑勤手足所欲不過斗升之粟而常苦不足而性又愚魯不習世務屈首于官始亦妄意欲行其所聞而事勢多端不敢略試親負擔之役而不足于勤服僕隸之辱而不足于賤摩牙者假之以立威辭責者倚之以歸過受侮遭罵瘖不敢較出而坐曹譟以求免歸而對案嘆而後食家本淮南仕者數世而浮寄南北求咫尺之土以庇其家者久而不就今也寄十口之飢寒于一官之祿故至其甚辱而不可忍者也痛自勸勵欲勇捨其所仰然退而熟念參計利害一及其所累則其氣漠然而平是以黽勉而久不能去自得官至于今十有二年矣其心未嘗一日不出于此世之仕者有如某謂之困可乎不可執事誠哀而問之耶其聞某之言也亦且愀然矣古之君子有不肯屈其身以一毫請于人者有三請而三却之猶往而不已者彼其心將以明道也則一毫不可貶於人惟其所欲徼倖于得位而求祿止于爲貧故屢請而不嫌于辱所惡于失己而求之者謂其私富貴之利也某也聞執事一言而平生之所懷自獻而不怍于進退之分則有罪矣惟某之不才所志止于爲貧而所欲未過其分或者猶在可言之域費執事片言之勞

而某之賜足矣。干冒臺嚴。死罪死罪。

答李援惠詩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相望近爾。各有職守。不得相過。從甚可嘆也。人來蒙示書及新詩一軸。書詞亹亹。推與過當。尤以自愧。某家素貧。未壯而孤。應舉覓官。累于飢寒。耳非欲取好官厚祿以自榮。因循不已。頗踐顯美。又暗于事幾。不能蚤避患禍。坐此得謫辱。但沾沾省過。非不欲自奮舉以干世而脫貧者。亦非內有以自珍。而輕世肆志者。顧坐鈍弱不能耳。若足下所引張、范之徒。是皆抱奇行異才。視一世之禍福爲不足以易其所有者。僕何足以與是哉。詩軸已三閱之矣。韻格清奇。詞藻俊發。其于用事尤精穩。足下齒少而已能爾。何可量哉。唐人作詩。用思甚苦。而所得無多。至有終身習之而但一章數句。便名世者。何足下取之容易而用之不既也。歎仰歎仰。雖未得熟接話言。然觀書與詩。亦足以略測足下之好惡矣。胸中所有。無乃欲玩而藏之以待價歟。將持此以求售歟。玩而藏之。斯可矣。似非求售之道。惟以時自重。不宣。

答杜鋒書

某啓。罪垢謫官于此。多病懶放。舊學荒廢。無以見賢俊。故久不果奉謁。而足下意益勤。兩墜珠玉。又副以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陳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于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于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于爭奪之世。蓋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夫盜據竊取而使亂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札受

亦可辭亦可而卒辭之者亦行其志云爾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反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與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于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王衍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謂季札爲不可非王衍爲不足非也三傑贊文字豐縟布叙詳密有作者之風更加老成則無可議辱問甚勤不敢不盡

再答杜鋒書

承諭亹亹似未達鄙意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于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壽夢欲越諸兄而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昧卒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于道德其深矣哉屈狐庸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存亡廢興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欲越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

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于禮樂之際深矣其于辭受必不草草更宜詳之

與大蘇二簡

昨日款舉教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幷周與吳實十四國周不在數固無足疑幷吳爲十三而不數吳者竊詳攷之吳比諸國見于表最晚魯成公六年當吳壽夢元年始見于表然吳有國十餘世矣遷不自共和敘年與諸國一槩者攷吳世家去齊卒壽夢立自去齊以上皆不著卽位年數略敘傳世而已是遷自去齊以上但得其世而不得其卽位之年無從爲譜自壽夢以後世家每世輒載其卽位年數年既可攷故自壽夢表乃見之與十二國自共和至春秋終不得一例既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略不倫但如附見故止謂之十二國其序曰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迄孔子吳既不全意不成爲譜耳而遷于是諸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之僭何有輕重遷遽進楚而退吳何也攷其本末理似應爾不審定是與否更俟來教

昨日奉教賜下情感慰唐六臣傳略得聞教誨但意所未諭者非以爲史者不得少有抑揚夫無抑揚褒貶何用爲史顧所以抑揚之當有道耳彼六人者爲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爲史者曰汝唐臣也無臣梁之理汝雖苟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之罪無所逃此其意有何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其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爲唐于史之名似不順爾雖不云爾尙可以貶辱也班氏書有後漢事范氏書亦有前漢事未以爲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爲無害但立名標卷似不應爾若魯

春秋中忽有一篇爲秦、漢、則事似難行。不審以爲如何。此亦少不至者。不當反復致論。姑欲受教耳。

答李文叔爲兄立諡簡

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卽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旣有所疑。不敢默也。爲兄作諡固善。但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誄與諡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況于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爲立諡耶。古之私諡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諡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諡以貞曜。然後世讀通所著書讀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爲學者發笑。郊以餓士。隅工于詩爾。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孔、孟、顏、閔。不聞有諡。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爲作諡。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諡而遂不傳哉。由是觀之。諡不能使欺者傳。無諡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德。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顯議而公諡之。其爲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爲之易名。則夫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謂弟不私其兄哉。旣嫌于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幷與其實而敗之矣。所爲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此一節。其他尙有一二事容面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卽當下筆僭易死罪。

與楊道孚手簡

來篇絕妙。行色有光。老拙之幸。毛楮有便當分寄。從公之外。刻意書史是望。未致司理三哥。